



我还是不够辽阔

□胥淋译

寒风拂面，孤雁兀立
——这遗世的孤绝目之所及，群山连绵，河流于尽
对于悬崖，我满怀敬畏即使万物皆有臣服之心
而我还是愿意行走于草尖弯腰亲吻欲坠的露珠
近距离看蝴蝶采蜜，扑翅振动我想，我还是不够辽阔
(作者系重庆市城口县评论家协会会员)

鸣沙山

□阿溜

没有人知道
你干涸的身体里
藏着清脆的鸟鸣
曾经，这里的绿
让每天成为春天天女散的花
落到山上，成了沙
在白云的目光中
轻舞，飞扬
拨弄丝竹大漠的风
反复来，反复去
被吹干的记忆不再回来
丝绸之路的驼铃
让旧时光里的名字
叮叮当地响吹开诗句中的粒粒黄沙
江南的桃花
还在我的指尖
含苞待放红柳依依
我愿是天上的新月
横卧在鸣沙山下
安静地微笑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我给父亲刻碑文

□吴定伦

我儿时的乐园，是大山
清风小竹，空谷幽兰
我在原野狂奔
父亲的肩膀，是我的骏马骏马总会乏力
它原地不动，或坚守槽枥
始终用嘶鸣，鞭策我不断前行
丛林郁郁葱葱，青山连绵起伏
父亲的目光像微弱的萤火
却总能把我前行的路照亮偶然回首，才发现冬天已经来临
漫天大雪，银白了整座大山
也银白了父亲的头父亲躺在银白的世界里
和大山一起安然入睡
千呼万唤，不见回音
我跪在山前
取一块大山的骨头
把父亲的名字深深地镌刻，直达我的心底
(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)

被野蜂蜇伤的丝瓜

□阿普

住在底楼，得天独厚，有一方小土。我说，种一架丝瓜吧。妻说，种。

丝瓜的藤沿着竹竿慢慢爬，那浅灰的绒毛和绿色的嫩叶一天天长高，而藤蔓上的蜗牛展开两只细细的触角，在翠绿之间也渐渐地长高了。

喜欢丝瓜，缘于母亲。小时候，我和妹妹同时得了百日咳，喘不过气，还发烧，成天要命地咳个不停。那时候，农村穷，眼睁睁看着我们遭罪，母亲就心疼。一天，她突然想起了外婆留下来的偏方。摘下四五朵黄灿灿的丝瓜花，用清水洗干净，放到陶瓷的罐子里，冲入滚烫的开水，把陶瓷罐子盖严实，过七八分钟，将罐盖揭开，还是热气腾腾的，赶紧加入一勺子蜂蜜，趁热喝。

能不能止咳并不重要，我和妹妹是盯着那蜂蜜的甜。真好喝，三五几口喝完了，又瞪着眼睛滴溜溜望着母亲，母亲就笑，骂一句：好吃狗。

还真奏效，没过多久不咳了，我和妹妹反而怀念起丝瓜花泡的蜂蜜水，那甜丝丝的味道老是在口腔里盘旋。

我不仅喜欢丝瓜花泡的蜂蜜水，也喜欢黄灿灿的丝瓜花，在亮晃晃的阳光下，摇动的翠叶间，又有缕缕凉风衬着，多好看啊！

我还喜欢那细长碧绿的丝瓜，从一只青虫一般的嫩芽，在一浪一浪的风中，周身裹满了阳光，一天天壮了，大了，长了。

妻子说，你看你看，结出丝瓜了。我矮下身去，低头细看，果不其然，嫩嫩的小瓜碧玉般在藤上垂着，瓜

尖上还顶着黄灿灿的花，蜜蜂和蝴蝶绕来绕去，舍不得离开。

丝瓜长得真快，没过多久，有半尺长了。

随着丝瓜一天天地长大，我和妻子愈加地关注起来，每天都要走出客厅，下几步石梯，去观赏一番。丝瓜的藤蔓竟然高过了竹竿，从高处回头，青青翠翠地垂落下来，把整个竹竿笼起来。丝瓜不止一条，接二连三地从瓜藤上坠着，如同打秋千。花一朵又一朵开着，比着鲜，比着亮。一片片，一串串。

“你快看，这条丝瓜怎么了？”妻子说。

仔细一看，丝瓜的腰身上有一乌黑的小孔，正流着淡蓝的汁液。而整条丝瓜显得萎蔫，没精打采，失去了青气和灵秀。

我和妻子自然不懂，就去问母亲。

母亲说，遇上野蜂了，野蜂有毒，丝瓜是受不了的，如果不救，这一架丝瓜都会死。

母亲80多岁了，居然能看清野蜂的蜇孔里面留下的蜂刺。细心地用篾签挑了，先拿肥皂水洗，洗过之后，浇些清水，然后用肥皂水再洗一遍，仍旧用清水洗干净，抹一点点蜂蜜，最后在丝瓜根上浇水，把土浸透。

第二天去看，丝瓜的萎蔫被赶走了，青气再现，流淌着养眼的新鲜劲。

好在母亲的及时搭救，丝瓜总算逃过了生死之灾。

我就想，生命中的野蜂其实无处不在，如果没人及时相救，我们将面临多大的危险啊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那夜，长江泛舟捕鱼

□蒋明才

在长江边长大的男孩，鲜有不是弄潮儿。在长江边玩耍，游泳；长江上放滩、横渡的故事很多，其中最刺激、最惊险的一次夜间在长江捕鱼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。

高中毕业时，有一个同学邀约我和另一同学随他们姐弟在夜间去长江上捕鱼，他们家当年是在长江上以捕鱼为生的，我们便怀着好奇的心欣然前往。

白天的长江似乎还好驾驭，长江一望无际，江面上的波涛，行驶的大船一目了然。而夜色中的长江是另一番境况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不明方向、风向和暗礁，没有经验的人不要说在长江上捕鱼，能够在小木船上站稳，不被大浪掀翻就万幸。想来，同学两姐弟具有丰富的经验，能够应付长江上的一切风浪。

晚上十点钟我们去他们家，准备了一切捕鱼的器材，如渔网、马灯、手电筒、救生衣、雨衣，重要的是要带上帮助捕鱼的鸬鹚。十二点我们的小木船从鱼洞老大桥处在茫茫夜色中驶向长江中心。

小木船只有三四米长，一米左右宽，船上有一个小棚，可以容纳两人，前舱摆放一大堆渔网，船尾有一个约三米长的木架，小船被夜幕包裹着，像长江上的一片树叶一样漂荡着。有着丰富经验的姐姐掌舵，把小船掌控于股掌之中，在长江上行驶游刃有余。偶尔遇见一艘大船奔涌而来，大船的探照灯射像电闪一样耀眼，汽笛声似惊雷一般划破茫茫的夜空。大船经过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巨浪，那波浪像要一口吞下小船一样，小船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，一会儿把小船抛向浪尖，一会坠入漩涡之中，此时，我们内心是心惊胆战的，只有默默地祈福。

然而，小船则顺势而为，随波浪的起伏而起伏，在江面划出一道弧线，像在江面上跳起优美的华尔兹一样翩翩起舞。姐姐像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一样镇定

自若，毫不惧怕，因为她在长江上谋生，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。我们也在这种惊涛骇浪中历经风险，犹如浪遏飞舟之感。

小木船在长江中划了大半个圆圈到了长江中心，同学开始下网，一边下网一边往回行驶，行驶的过程中开始收网，我们则帮着收网捉鱼。这时，好戏才真正开场了，一方面同学把鸬鹚(俗称“水老鸪”，一种专门捕鱼的鸟)从笼子里放出来，放在船头上，鸬鹚往往采用偷偷靠近猎物的方式到达猎物身边，突然伸长脖子用嘴发出致命一击。同学一声令下，黑暗中鸬鹚潜入水中，展示它的绝技，它一会儿钻入江底，在水中以长而钩的嘴捕鱼，叼起一条鱼后浮出水面，停在小船上，等主人从它嘴里取下鱼后，奖励它一条小鱼后又钻入水中(鸬鹚脖子上有一个套，只能抓鱼，不能吃的)。

鸬鹚这样循环往复捕鱼的动作出神入化，它灵活的身姿和精准的捕捉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水上画卷。像熟练的飞行员一样操纵着气流，一旦发现水中的鱼儿，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俯冲下去，捕捉到美味的猎物。它那优美的身姿和精准的抓鱼技巧，令我们叹为观止，无愧是大自然的最佳舞者。

小木船继续往岸边划去，我们一边收网一边收鱼，网上来各类品种，大小不一的鱼有十多斤，加上鸬鹚捕捉的鱼，当天大约有二十斤吧。这时，东边的天空泛起了鱼肚白，一轮朝霞就要喷薄而出，我们一行四人带着丰收的喜悦满载而归，心中满是“晨至长江畔，暮归鱼满仓”的感念。

数十年一闪而过，每到夏天，这些发生在长江边点点滴滴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，像一串串的珍珠串起了历史的故事。它教会了我如何面对挑战，怎样正视风险，也读懂了成长的意义，翻阅到岁月留痕的影子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)

